

陟北風老

丁巳

目 錄

三日雜記		(一)
袁廣發		(二四)
民間藝人李卜		(二二)
記磚窑灣騾馬大會		(二八)
田保霖		(三五)
二十把板斧		(四二)
十八個		(四八)

三日雜記

到麻塔去

也許你會以爲我在扯謊，我告訴你我是在一條九回十八灣的寂靜的山溝裏行走。遍開的丁香，成團成片的掛在兩邊陡峻的山崖上，把崖石染成了淡淡的紫色。狼牙刺該是使創痛的感到頭痛的吧，但它剛吐出嫩綠的葉，毫無拘束的伸着它的有刺的枝條，泰然的盤踞在路的兩邊，雖不高大，却充滿了守護這山林的氣概。我聽到有不知名的小鳥在林子裏叫喚，我看見有野兔跳躍，我猜想在那看不見底黑洞洞的深邃的林子裏，該不知藏有多少種會使我吃驚的野獸，但我們的行程是新奇而愉快的。

這溝將走到什麼地方爲止呢？

快黃昏了，我們要去麻塔村該到了吧？

果然，在路上我們發現了新的牲口糞，我們知道目的地快到了。不遠，我們便聽到了吆牲口的聲音，再轉過一個山坡，錯落的窖洞和柴草堆便出現在眼前，已經有炊烟在這村莊上飄漾，幾隻狗跑出來朝我們狂吠。孩子們遠遠的站在樹底下好奇的呆呆的望着，而我們也不覺的呆呆注視這村莊了。它的周圍固然也有很寬廣的新闢的土地，但上下左右仍殘留着一叢叢的密林，它是點綴在綠色裏面的一個整齊的小農村。它的窖洞分上中下三層，窖前的院子裏立着大樹，一棵，兩棵，三棵，喜鵲的巢便築在那上邊。

忽然從窖上面轉出了一羣羊，沿着小路下來了，從那邊樹底下也趕出了一羣羊，又繞到上邊去，攔羊的娃娃把鐮子使勁的拋着土塊，沙沙的響，只看見好幾個地方都是稀稀拉拉擠來擠去的羊羣，而留在欄裏的羊羔聽到了外面老羊的叫喚，便不停的咩咩的號叫，充滿了山溝，於是大羊們更橫衝直撞的朝窄狹的門口直搶，夾雜着孩子們的叱罵。我們便也跟到羊欄邊去瞧着，瞧着那些羊羔在牠們母親的腹底下直鑽，而鑽錯了的便被踢着滾出來，又咩咩的叫着跑去鑽到另外的羊底下。

「嘿，今年羊羔下得倒不少，可就前個夜裏叫豹子咬死了幾個。」

回過頭來我們看見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站在身後，瘦瘦的個子，微微有點個子，有着一副高爾基的面型和鬍鬚，只是眼睛顯得灰白和無光，靜靜的望着擁擠在欄裏的羊羣。

「豹子？吃了你幾個羊羔？」

「喂，豹子。今年南泥窪開荒的太，豹子移民到這搭來了。」

「哈……，豹子移民到這搭來了。」立刻我們感到這笑的不得當，於是便問道：「這是麻塔村麼？我們要找茹村長。」

「這搭就是，我就是村長，叫茹克萬，嘿，回來，回窖裏來坐，同志！你們從鄉上來，走熬了吧。望兒媳婦！快燒水給同志喝。」

老村長

兄弟，快快起，拾柴担水把牛餵，雞兒叫，狗兒咬，莊裏鄰家聽見了，叫大夥，快快起，拾頭看，真

。叫

早哩，急忙起來拿上衣，

誰在院子裏小聲唱着呢。我睜開眼睛，窺裏還是黑洞洞的，窗戶紙上透過一點點淡白。

『老村長！快起來！今天咱起在頭裏了，哈……』這唱歌嗓子在窗外低低的喊着。

沒聽到回答時，他便又喊了：『老村長！老村長！』

『別叫喚了，他老早就起身了，咱們窺裏還盛得有同志呢。』睡在我身旁的村長婆姨從被窩裏把頭伸了出來，她的形體更使我感到像個小孩子。

『村長起身真早，』我輕輕問她。

『有時還早呢。上年紀了，沒有覺。本來還可多騎騎兒，不行，好操心末，天天都是不見亮就起身去催變工隊上山，他是隊長啦。同志，你多歇會兒，還早。』

『唱歌的是誰？誰教的？』

『是茹不珍，誰，這還要教？茹不珍是個快活人，會編，會唱，會說笑話，會吹管子，是個好勞動呢。變工隊的組長，不錯，好小伙子。』

我看不見她，但聽她的聲音，我猜想她一定又掛出一副羞澀的笑容，我對這老的殘廢婦人，心裏有些疼，便同她談起家常來。

這婆姨是個御拐子，不知道是因為得了病才矮小下去還是在很小的時候就得了病。她的四肢都伸不直，關節骨在瘦削的胳膊、手指、腿的地方都突的暴了出來，就像柳樹的節一樣。她的頭髮又黃又枯又稀少，不像是因為老了脫落的，像從來如此。她動作也不靈便，下地行走很艱難，整天獨自坐在炕頭上擦鞋底，紡綫綫，很少人來找她拉話，但我覺得她非常怕寂寞，她歡迎有人跟她談，談話的時

候，常常拿眼色來打量人，好像在求別人多坐一會兒。我同她談久了，不覺的就在她臉上慢慢捉住了一種與她皮膚，與她年齡完全不相調和的幼稚的表情。

『他是個好人，勤儉，忠厚；命可不濟，我跟他沒幾年就犯了病，又沒個兒花女花，一輩子受熬煎。望兒是撫養的孩子，十個月就抱了過來，咱天天饑米湯，拉到十七歲上了，望兒攔羊，他媳婦平時才娶過來，十四歲，貪玩，還是個娃娃家，頂不了什麼。』

睡在她背後的望兒媳婦也翻了翻身，我猜她又再笑，她常常憨憨的望着我笑，悄悄地告訴我她說歡喜公家婆姨。接着她坐起來了，摸摸索索的下炕，準備做早飯。

我也急急忙忙起身去看變工隊出發，可是老村長回來了，他告訴我變工隊已經走了，今天到十里外的一個山頭上去刨梢。這時天還只黎明，淡白的下弦月還懸在頭頂上。

我向他表示了我對他的稱讚，他是一個負責任的村長，他謙虛的回答我：

『說不上，咱是個笨人，比不上張園有勞動英雄。年時勞動英雄在一邊區』（延安）和別人挑下了戰，要爭取咱二鄉做模範，咱麻塔的計劃是開一百二十垧荒地，稍大些個，鋤頭手也不多，只好多操心，後晌還要上山去看呢，抓得緊點，任務就完成得快點。笨鳥先飛，咱不愛說大話，吹牛，可也不敢落後。自己的事，也是公家的事麼！』

老村長六十三歲了，就如同他婆姨所說一樣，一輩子種了五十年莊稼，革命後才有了一點地，慢慢把生活熬得好了一點，已經有了三四十垧地安了莊稼，又合夥攔了六十多頭羊，但他思想裏沒有一絲享受的念頭，他說：『咱是本分人，鄉長怎樣講，咱就怎樣辦，革命給了我好日子，我就聽革命的話，勞動英雄是好人，他的號召也不會錯。』因為他人平和，公正，能吃苦，所以全村的人都服他，

他們說：『老村長沒說的，是好人，咱們都聽他。』他人老了，刨不了梢，可是從早到晚都不停，務瓜菜，餵牲口，檢查變工隊，他是隊長。他勸別人勤開地，千萬別亂倒生意，一籽下地，萬籽歸倉，幹啥也頂不上務莊稼。他說：『勞動英雄說這是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的話是好話，毛主席給了咱們土地，想盡法子叫咱們過好光景，要不聽他的話可真沒良心。依正人就能做正人，依歪人沒下場。』當我問他們村子裏人的情況時，他都像談到自己的子弟一樣，完全了解他，對每個人都有公正的批評和不失去希望：

『那個紡二十四個頭機子紗的叫茹丕榮，有病，掏不了地，婆姨漢兩口子都紡綫，也沒兒子，光景過得不錯，心裏還够明白，不肯多下勁，從開年到如今才紡二十來斤。不過，諳字、讀得下羣衆報，我要他唸給大家聽，娃娃家也打算讓他抽點時間教教。』

說起馮實有家的婆姨，他就哈氣，說這村上就她們幾個不肯紡綫，因為她們家光景好，有家當，勸說也不頂事。他盤算今年在村子上安一架織布機來，全村子人都穿上自己紡自己織的新布衣，看她們心裏活動不活動。

他是一個有辦法的人，麻塔村年時還有吵架的事，今年就沒有了。二十九家人有二十五輛紡車，是二鄉婦紡最好的村子，荒地已經開了一百五十垧，超過了三十垧，這數目字是鄉上調查出的，靠得住。他立有村規，要是誰犯了規，盛在家裏不動彈，就要把他送到鄉上當二流子辦。全村人對他領導的意見證明了鄉長告訴我的話沒有錯：『茹克萬是二鄉最好的一個村長。』

娃娃們

望兒媳婦聽到外窰裏有腳步聲音，心裏明白是誰，便忙着去搬紡車，一個穿大紅棉襖，扎小辮的女娃便站在門旁了。她把手指頭含在嘴裏，歪着頭望着那柳拐子婆姨。

『走！蘭道！到你家院子裏去。』望兒媳婦把紡車背在肩上了出來。會意的望着這小女子一笑。

『嘻！』蘭道把手指從唇上拔了出來，扭頭就跟在望兒媳婦身後跑。她們都聽到村長婆姨在炕上又咕咕噥噥起來了。她們却跑得更快，而嘴却嘻得更開了。

任香也在蘭道家的院子裏等着她們。

三個人安置好紡車，便都坐下來開始工作。蘭道的媽媽坐在她旁邊捺鞋幫，爸爸生病剛好，啥事也不做，靠在木柴堆上晒太阳，望着他的小女子蘭道。時時在蘭道望過來的時候，便送給她一個慈諷的笑。

這女子才九歲，圓圓的面孔，兩顆大眼睛，睫毛又長又黑，紮一個小辮子，穿一件大紅布棉衣，有時罩一條淺藍色的圍腰。是她父母的寶貝，那兩老除了一個帶彩退伍的兒子以外就這個小女子了。她在他們的寵愛之下，意味自己的幸福，因此時時都在跳着，跑着，不安定，和滿足的笑着。

任香也有十四歲了，黑黑的臉孔，高高的鼻子，剪了髮，却非常之溫和沉靜，她和望兒媳婦蘭道都非常之要好，每天都把車子搬到這邊院子裏來紡綫綫。

本來剛剛吃過飯不久，可是蘭道紡不了幾下，便又倒在她媽媽懷裏哼着。

『媽！肚子餓了！我要吃飯！』

『不，不成！看你才紡的那麼一點點，又調皮，再不聽說就不讓你紡了，咱明日格把車子送還合作社去。』

於是她便又跳到爸爸面前，說她沒有棉花條了。老爸爸便到窖裏替她拿了來，她然後再坐到車子跟前，歪着頭，轉着車輪，唱起昨天剛學會的：

『楊木車子，溜呀溜的轉……』

棉花變成綫呀嘿！

『這猴女子淘氣的太，』她媽又告訴我了，『平時看見這莊子下婆姨女子都紡綫，也成天吵着要紡，咱不敢叫她紡，怕她糟踏棉花。今年吵的沒辦法，她大才自家掏錢買了十二兩棉花，就算讓她玩玩不圖個啥利息；不過一個月紡一斤是沒問題的，一年也能賺九斗米，頂得上她自己吃的糧……』

蘭道只要看見她媽那愉快的笑容，就知道在說她自己，抿着嘴也笑了起來。紡車便轉得更起勁。

比蘭道還要小也在紡綫的有賀光勤家的金豆。金豆才七歲，頭髮散披着，垂到頸項邊，見人就羞得把頭低下去，或者跑開了又悄悄的望着人，或者等你不知覺時猛然叫一聲來嚇唬你。可是她也一定要紡綫。看見蘭道有了紡車，便成天同她媽吵。她媽忙得連替她去領車子的時間也沒有。她等着她媽一離開車子她便猴在那上邊，她紡得並不壞。我去看她們的時候，賀家的正在勒柳樹葉，她赤着腳盤坐在炕上紡綫。

『咱們金豆的綫可紡得好，明日格送到延安做公家人去吧，要做女狀元的啦。』她媽一邊拾

搬屋子一邊笑着同我說。我便也順着她逗金豆玩：『對，明日跟咱們一道走延安去，你媽已經應承下啦！』

金豆回過頭來審視了我們一下，便又安心去紡了。

上邊窖邊還有一個十一歲的三妞，瘦瘦的，不說話，閃着有主張的堅定的眸子，不停手的紡着。紡綫對於她已經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了。年時她死了爸，留下她媽，五歲的小妹妹和她自己。她拾柴，打掃屋子，餵豬餵雞，紡綫，今年已經紡了八斤花了。她全年的計劃，別的不算，是四十斤花。按七升一斤計算可得二石八的小米，可以解決她的一切用度還有多。她才十一歲，比蘭道高不了很多，可是已經是一個好勞動了。她是她媽得力的幫手，全村的人都說這娃成。

看誰紡的好

還是前年的時候，老村長到南區合作社領了第一部紡車給他婆姨。這時全村只有一個從河南來的瞎子老婆會紡，她便被請到村長家裏來當教員了。這事真新鮮，村子上婆姨們都來瞧，村長就勸說，大家也便拿這車子來學，一下便會了六七個人，一連串大家都去領紡車。紡綫的熱潮就來了。這時的工資是紡一斤綫有一斤棉花，紡五斤綫合作社還獎一條毛巾。大家都嚷着利大的太，冬天都穿了新棉衣，也換了被頭。去年紡的人便更多了，可是今年大家都有了意見，工廠爲提高質量把綫分成了幾等，要頭等綫才能拿一斗米的工資，而紡頭等綫的人實在太少。雖然南區合作社又替他們想了辦法：只要你入股一萬元，便可借到棉花三斤，紡成了綫，加點工資仍可換到一疋四八布，不特同去年一樣的換布，而且還有紅利可分。村長婆姨第一個入了股，別人也跟着入了股。可是大家仍要說工廠把他

的綾子許低了。向着我們總是發牢騷，希望我們會替她們想出一個好辦法來使工廠能公道些，把她們的綾評成頭等。

我們看了她們的綾，實在不很好，車子欠考究，簡直有些馬馬虎虎湊在一起就算了。於是我們替她們修車子，有的高興了，有的人還覺得車改了樣，紡起來不習慣，又把車子弄回原來的樣子。我們不得不同老村長商量，如何能提高她們的質量和速度，老村長同意我們在我們走的前一天，開一個全村的婦紡競賽會。

一吃過午飯，山上的婆姨們挽着柳條籃子下山來了。她們的娃娃們或者留在家裏的老漢替她們背着紡車，像趕廟會一樣的笑著嚷着，住在底下一層的婆姨女子們也自己拿着盛棉花條的小盒盒跟在紡車後邊，走到山坡上的茆丕榮家的院子裏去，紡車也是背在娃娃們的肩上。也有自己背紡車的，如同望兒媳婦，如同賀光勤家的。老太婆們也拿着捻綾錘子趕來看熱鬧，村長婆姨已經一年多沒出過院子，今天也拿着一個綾錘一拐一拐的走來看熱鬧，她不算參加比賽，車子讓她孫兒媳婦了，她孫兒媳婦是同她婆婆共一把車子的。小孩們更一堆擠在這裏瞧，一堆又擠在那裏瞧。蘭道老早已經把她的車子放在許多車子中間，得意洋洋的坐在那裏唱『楊木車子，溜呀溜的轉，……』金豆沒有車子，不能參加比賽，用小拳頭打着她媽。老村長和文化主任很忙碌，清查人數，寫名字，點香。我們一邊幫着他們寫，一邊替她們修理車子，捲棉花條，說明那些道理。

老村長講話了：『……咱們的綾紡得不好，工資就低，織的布就不耐穿，今日個大家比賽，看誰家紡得快？紡的勻，咱們要紡的好，就要考究車子，考究門道。紡的好的有獎品，還要她把門道講給大家聽，這幾位同志也會幫咱們講解……』

『唉，紡就得了，還要啥門道呢。』有誰在笑了。

『對着嗎！老村長講的對，要紡得好的說說她的竅訣嗎。』又有誰讀嘆着。

『咱們車子不頂事……』大家又一陣嘯嘯起來。

聽到老村長命令動手，二十五輛車子一同轉動起來了。週圍看熱鬧的都退遠了些。那二十五個紡車手都緊張的，用心的抽着搖着。有的盤坐在地上，有的坐一個小凳子，這裏有紡了很久的，也有今年才學的。賀光勤家是年時由山西敵佔區來的難民，她在家裏就會紡，她是這村裏紡的最好的，可是她的事太多，常常幫她漢子搗地，送飯，車子也顧不上好好修理，紡着紡着，絃綫又斷了。

茹不榮的機子在屋子裏也踏開了。二十四個頭呢。一天就好紡二斤。她婆姨也參加了比賽。

車子轉動的聲音擾成了一片，人們在周圍道長論短，娃娃們跑來跳去，喊着媽，哄着笑。鬧成一片，香燃過了半截，大家加油呵！看，天升庭家的紡的最快，她的錘子上的綫團最大。

時間越短促，大家紡的越起勁，村長宣佈香已經熄滅了，才停止下來，輕輕地喘着氣，手與腰肢才得了活動。村長把綫團都收了去，一個一個的在小戲子上稱，幾個人細細的評判，我和婦女們便拉開了，她們笑得好利害，拿手蒙着臉笑，但她們對這談話是有趣的，咱們拉的是怎樣養娃娃。

評判的結果，幾個車子修理好了的都有了進步，棉條捲的好的綫都紡的比較勻。大家這才相信紡綫綫有很多門道。大家都爭着留我們到她們家去吃晚飯，要我們幫助她們修理車子，捲棉花條。這天下午到晚上，我們都成了這村子上婦女們的好朋友，我們一刻也不得閒，她們把我們當成了知己，一定留我們第二天不走，問我們下次啥時候再來。我們也不覺的更加惜別了，心裏想着下次一定要再來才好。

五月的夜

王不禮的婆姨以全村最會做飯的能手招待我們吃了非常鮮美的酸菜洋芋糊糊下撈飯，王不禮便很有興趣的說：『走，找茆不珍去！』『對，咱一道去。』我們都從炕上跳了下來。

『喂，看你！』他婆姨用真怪的調子向他埋怨着，『才吃完飯麼，烟也沒抽，就拉着客人走啦。』又把身子湊近我們：『喂，多坐會，多坐會，又沒啥吃的，又沒吃飽。唉……』

那年輕男人就沒理她跨步站到窗外，攔住那兩條大狗。

院子裏涼幽幽的，微風擺動着幾棵榆樹和楊柳，它們愉快發出顫動的聲音。隔壁窖門也大開，燈光從裏面透出來，滿窖升騰着燒飯的水蒸氣，朦朦朧朧看見有一羣人，他們一定剛談到一個頂有趣的事，連女人也在竊聲的笑着。

山坡坡上散開的野花香真香，我們去分辨那是酸棗的香氣，那是野玫瑰的香氣和那是泥和的香氣。

轉過一個小灣，管子（蘆笛）的聲音便從夜空中傳來，王不禮便加快了腳步：『喂，走哇！』我們跟着他飛步向一個窖門跑去，還沒有調好的胡琴聲也聽到了。

原來已經有好些人都集聚在茆不珍家裏了，炕上坐了四五個人，炕下面還站得有幾個娃娃，婆姨們便站在通裏窖的小衙裏。

我的同伴都是唱歌的能手，他們一跨進窖門便和着那逗情的十字調而唱起來了：『太陽光，金黃黃，照遍了山崗……』

弗不珍便吹得更有勁了。老高橫下那胡琴，挪出空地方來。

這幾個青年人都是這莊子上的好勞動，身體結實，眉眼開朗，他們的路膊粗，頸頭重，老年人都欣賞他們的充滿朝氣，把自己的思想引回到幾十年前去。他們又是鬧社火的好手，身腰肢靈活，嗓音洪亮，小伙子們都樂意跟着他們跑，任他們驅遣。他們心地純良，工作積極，是基幹自衛軍裏的模範。婦女們總是用羨慕的眼光去打量，因為他們不覺的便會發現自己丈夫的缺點。

我們剛來時還不能很熟悉，他們都帶着一種樸實的羞澀說不會唱，但等我的同伴們一開頭，他們也就沒有什麼拘束了。唱了一個又唱一個，唱了新編的又唱舊的。

老高會很多樂器，可惜村子上借不到一個喇叭，只有一把胡琴和一根管子，他不愛說話，只是吹了又吹，拉了又拉，整晚整晚的都是如此。他們告訴我，他的管子就等於每人腰上插的旱烟管，從不離開身子。

這些順天遊，走西口，五更，戲鶯鶯實在使我們迷醉，使我們不願離開他們，離開這些樸素活潑而新鮮的歌曲，離開這藏有無窮的歌曲的鄉村，譬如郭丕珍唱出這樣的情歌，從『一朵鮮花，好一朵鮮花，滿院的花兒賽不過它，我有心採一枝兒帶，恐怕那看花人兒罵……』開始，很細微的述說兩人如何見面，相識，相愛，到第九段時便發生了這樣的問題：『你今兒把奴瞧，明兒也把奴瞧，瞧來瞧去爹娘知道了，大哥哥兒刀尖兒死來，小妹子懸樑吊。』這是中國幾千年婚姻不自由，梁山伯，祝英台所不能解決的問題，而哥哥却接下去唱：『刀尖上死不了，懸樑上吊不成，不如咱二人就偷走了吧，大哥哥偷錢，小妹子隨後跟。』於是二人逃走了，過河，爬山，當他們休息在山上時，却：『雪花兒飄飄，雪花兒飄飄，雪花兒飄了三尺三寸高，飄下一對雪美人，小妹子懷中抱。』然而歌詞的轉

折，情綫的飄逸是如此之新鮮：『太陽下來了，太陽下來了，太陽下來雪美人兒消，早知道露水夫妻，你何必懷中抱。……』

王丕禮在唱歌上跟在種地上一樣是不顧服輸的，所以他也唱了很多山西小調：『……半碗碗的紅豆半碗碗兒米，端起個飯碗記起你，唔黃黃的六月暑伏伏的天，爲了奴的情人晒了奴的臉……』

冬冬的臘月數九九的天，爲了奴的情人凍了奴的臉……』

但他們都喜歡唱他們自己編的調子，如：『……騎白馬，掛洋槍，三哥哥吃的是八路軍糧，有心回家去看姑娘，打日本顧不上。……』或者就是：『延安府，開大會，各區調咱自衛隊，紅纓桿子大刀片，保衛邊區打土匪。』

西省，太原省，毛主席扎在延安城。勤練兵來勤生產，抗戰爲了救中原……』

這樣的晚上我們只有覺得太短了的，但我們却不能不反而催着他們去睡，因爲他們要趕這幾天去揭完雜田。菲丕珍父親也提醒那充當變工隊小組長的兒子說：『快雞叫了，明兒還要起早呢。』

他們用管子吹到門口送我們下坡，習習的涼風迎着我們，天上的星星更亮了。我們踏着輕鬆的步子，好像剛從一個甜美的夢中醒來，又像是正往一個輕柔的夢中去。呵！這舒暢的五月之夜呵！

三天過去了，我們在第四天清早背着我們的背囊，匆忙的踏上了歸途，離開了這美麗的偏僻的山溝，遍山漫開的丁香，搖動它紫色的衣裳，把我們送出溝來。

我們也只以默默的注視回報它，而在心裏說：『幾時讓我們再來。』

袁廣發

——陝甘寧邊區特等勞動英雄——

當三六年紅軍東征的時候，紅二十七軍二百四十團裏有一個極為勇敢出色的營長，那就是袁廣發。他從二九年以一個織布學徒參加了紅軍以後，在他的家鄉鄂豫皖一帶活動。身經百戰，千戰，鍛鍊成一個堅強的戰士，和一個優秀的幹部。在對反革命者的尖銳鬥爭中，他越來越愛同他一樣的窮苦人民，和他所從事的革命事業。他是一個共產黨員，建立過很多戰功，六年來沒有在房子裏睡過覺，沒有脫過衣服睡覺，每天裏腿都是濕的。流過好幾次血，右臂，左臂，手上，腿上都留下槍彈刺刀割過的痕跡。在紅軍粉碎了敵人的五次「圍剿」之後，他又隨着徐海東同志以血戰越過了平漢綫，經漢中甘肅而到達陝北。有名的勞山一役，二十五軍在正面，他帶領的一連担任主攻。二十六軍二十七軍在兩側，三面一包包把敵軍先進來的兩個團殲滅了，後續的也不能倖免，俘虜很多，敵軍的師長也自殺了。跟着，他就被調到二十七軍當營長，很快便能同語言不通的弟兄們打成一片（二十七軍係陝北紅軍）。他們愛他，跟他隨大隊紅軍渡黃河東征，他們到了山西，沿河築壘一掃光，大軍直抵石樓，當他接到攻開石樓的命令後，自己就掛了兩桿短槍，四五顆炸彈，帶領了第一連在天黑後爬城。敵人警戒是很嚴密的，但他們摸到了城邊，安置好很多梯子，他走在最前邊，爬上了梯子，一級一級的跨上去，看看快到城壕口，却忽然被敵人發現了，一陣雜亂的槍聲，子彈像爆豆似的飛來，袁廣發同志的

腿上，狠狠的中了一彈，他站不住，從幾丈高的城牆邊上倒墜了下來，暈倒在牆底下。傳令兵拖着離開了火綫，回到了師部，又轉到醫院，他沒有死，又活過來了。但他却因為這第七次的受傷使他脫離了砲火生涯，他沒有能繼續發揮他作戰的才能，成爲一個更重要更出色的軍事指揮者，是八路軍的二個損失，但他轉到生產戰綫上之後，却又使邊區的工業生產發出光輝來。

一個經常在槍林彈雨中馳騁的英雄，對於病院生活是不耐的。他的傷口好了又壞，幾次要求回到前方去。他說：『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不能坐着吃。』於是軍事委員會的同志便問他：『你還能作什麼，暫時先作點別的也可以。』這位營長便說：『我從前是一個織布學徒，我會織布，我可以去織布，不過我的腿一好，我就要回到前方去。』他的要求被准許了。他便交上他的馬匹，他的手槍，他的勤務員，愉快地拖着受傷的腿到了紡織學校。七年前他曾用雙手替資本家織布，受資本家剝削，而經過七年的戰鬥生活之後，負傷七次的袁營長又歡喜的用他流過血的雙手爲自己的工廠流汗織布，紡紗。軍事委員會接受了他的馬匹，代替他保存着槍（這手槍已跟他四年了），退還了他的勤務員，要他留在身邊，因爲他的身體並不好。不久他仍舊交給公家了。他說：『今天我做工，是個工人，要什麼勤務！』後來他的傷口慢慢好了，却因爲比較重，傷了筋骨，不便作戰，使他不能再回到夢魂縈繞的前方了。又因爲他過去是文盲，在部隊中終年打仗，沒有得到學習的機會，認識字不多，一時也沒有適當的工作，加以職業學校的轉移，他跟着跑去跑來，竟淹留在幾個草創的生產機關之中。當貿易局開辦合作社主任訓練班時，他知道他們一時爲找不到管理員和伙伕而焦急，他便以他過去在戰場上的氣概說：『有我，你們就不愁沒有飯吃。』他做了兩個月的飯，把幾十個人的伙食調理得很好，絲毫沒有覺得這於他的營長身份有什麼損失。